



大会

第七十届会议

正式记录

Distr.: General
13 November 201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 (第四委员会)

第 4 次会议简要记录

2015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一上午 10 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贾拉拉赫先生(副主席) (科威特)

目录

议程项目 63: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其他议程项目未涵盖的领土)(续)

听取请愿人申诉(续)

本记录可以更正。更正请在记录文本上作出，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尽快送交文件管理股股长(srcorrections@un.org)。
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5-17639 X (C)



请回收



Bowler 先生(马拉维)缺席, 副主席 Aljarrah 先生(科威特)代行主席职务。

上午 10 时 05 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 63:《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其他议程项目未涵盖的领土)(续)

听取请愿人申诉(续)

1. 主席说, 根据委员会惯例, 将邀请请愿人在请愿人席就坐并在发言后退席。他提醒所有发言者遵守礼节, 避免发表个人意见, 并仅就审议中的议程项目发言。

西撒哈拉问题(续)(A/C.4/70/7)

2. **Strömdahl 先生**(西撒哈拉协会)说, 为了结束对西撒哈拉的残暴军事占领, 瑞典承认了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作为使撒哈拉难民从难民营返回自己土地的第一步。虽然非洲联盟和 50 多个国家承认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但其他西方国家没有这样做。欧洲联盟更感兴趣的是与摩洛哥进行有利可图的鱼、石油和磷酸盐贸易。

3. 对于瑞典的决定, 摩洛哥王国占领者的反应很具启发性。摩洛哥不让与瑞典有关的企业开业; 威胁要抵制所有的瑞典公司, 包括沃尔沃、爱立信和 H&M; 派大型政治代表团到斯德哥尔摩去说服瑞典政治人物和非政府组织, 西撒哈拉是不存在的, 西撒哈拉只是该王国南部的一个地区; 并命令来自欧洲各地和来自摩洛哥的摩洛哥人在拉巴特和斯德哥尔摩示威, 反对瑞典支持西撒哈拉。摩洛哥的愤怒显示西撒哈拉问题的重要性, 并显示摩洛哥对撒哈拉积极分子以及对萨基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波利萨里奥阵线)的镇压程度。与对被占领人民的斗争相比摩洛哥对瑞典的斗争只是儿戏。摩洛哥的反应还意味着瑞典不会被吓到, 因此不可能改变其对西撒哈拉的政策; 任何其他国家也不应这样做。该申诉人敦促国际社会参加承认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的运动。

4. **Custers 先生**(另类经济战略研究组)说, 摩洛哥通过国营谢里夫磷酸盐公司控制西撒哈拉磷酸盐的开采, 摩洛哥拥有四分之三的全球磷酸盐储量, 是第三大磷酸盐生产国。用于制造肥料和植物饲料的磷酸盐没有替代品, 并对全球农业无比重要。磷酸盐不可循环, 因此是不可再生资源。

5. 摩洛哥认为西撒哈拉是其南方省份, 因此总是将该领土的数据与摩洛哥的数据合并提出。摩洛哥给自己开采布卡拉矿的权利, 这是西撒哈拉唯一的磷酸盐开采点, 摩洛哥从前西班牙殖民当局获得该矿。谢里夫磷酸盐公司的战略是发展其在摩洛哥的资产, 但在西撒哈拉只维持生产能力。在三个所谓的现金创收单位中, 在摩洛哥的两个单位已成为综合工业中心, 而布卡拉仍然是一个产生原料并通过阿尤恩出口的矿。

6. 从人民的角度看, 继续在布卡拉采矿是非法的。虽然摩洛哥从西班牙获得西撒哈拉采矿权, 但西撒哈拉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属于其人民。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暂停采矿, 玻利维亚的地方社群成功地用此种战术从外国利益手中夺回对锂矿开采的控制。

7. **Huff 女士**(国际教育儿童协会)说, 廷杜夫营里的人根本没有足够的食物, 他们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在她 1999 年首次访问这些营时, 波利萨里奥阵线要求她的组织提供援助。在其后七年, 她帮助运送了 30 多个远洋集装箱的援助, 并相信这些援助能够安全抵达和分发。几年后, 她发现一个集装箱的专用轮椅失踪, 另外几个集装箱也不知所终。最后, 她决定不再运更多的援助, 因为太多援助不见了。由于她的经验, 她已从支持波利萨里奥阵线改为相信摩洛哥提出的自主重新定居计划是一个可靠和可信的解决西撒哈拉问题的办法。当欧洲反诈骗局在 2015 年 4 月发表了研究结果后, 她更感到难过的是, 她对波利萨里奥阵线的信任是错误的: 她最后知道了大量人道主义援助在黑市出售, 最有可能是阿尔及利亚奥兰港被转移。欧洲反诈骗局在 2003 至 2006 年收集的证据显示, 一些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是这些转移的操作者和受益者。

8. 波利萨里奥阵线出售为廷杜夫难民营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这一事实表明该阵线公然无视其用于向世界作出政治论述的那些人。这对达赫拉营里需要食物或轮椅的儿童产生巨大影响。国际社会绝不能允许这种未解决的局面继续下去，因为这只会使更多的机会主义分子利用国际社会试图帮助的人。
9. **Pearson 女士**(保护未来组织)说，我们不论是支持摩洛哥或是支持波利萨里奥阵线对西撒哈拉问题的观点，我们必须同意廷杜夫营里撒哈拉人的情况是很糟糕和不能接受的，并且同意有充足的资源能够帮助这些人返回家庭和过文明的生活。
10. 国际社会已不再对这些营里受害者的困境一无所知。将其称为难民是对其他地方真正的难民的一种侮辱，并让其拘押者能够利用为夸大数目、自我报告和未经证实的人口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过多的援助通过非法和欺诈手段被转用于全球恐怖主义，创造供应充沛的黑市资源，使人人处于险境。撒哈拉人不是难民，而是无记录的被关押者。
11. 委员会成员年年听取证词，但无法停止沙漠中的苦难；在 2014 年，委员会成员听到逃离营地的妇女叙述在其中发生的暴行，听到一些人叙述其家人如何在外访问时或告密时被杀，并听到一些人叙述撒哈拉女孩常常被强奸和用于生育，年青男子则被区域恐怖集团招募。安全理事会本身在 2015 年确认，为难民提供的人道主义用品沦为使极端团体受益。
12. 采取一些行动解决这些营地的问题的担子落在联合国身上。由于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没能完成这项使命，每个个别成员有责任施加个人影响来改变这种情况。撒哈拉人所受的这些暴行再也不能归咎于压制他们的前摩洛哥当局，或归咎于滥用权力但获得良好酬报的当前拘押者的波利萨里奥阵线，因为这些罪过现在可以归咎于联合国管理人员，这些持有解放他们之钥匙的人。会员国必须限制恐怖集团的黑手，制止人员和资源的黑市，是这些黑市助长了这些集团的行动。
13. 联合国有解决长期存在的西撒哈拉冲突的各种选项；联合国的决定无须取悦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或波利萨里奥阵线，但必须使那些无声的被拘押者获得自由。她敦促本组织将摩洛哥的自治计划视为可行选项，拆除营地，保护营地居民前往其自己选择的目的地，争取人道主义组织帮助重新定居进程。联合国现在是时候创造历史，推倒拘押墙，解放西撒哈拉的母亲、父亲、儿子和女儿。
14. **Bessedik 先生**(阿尔及利亚)说，如果 **Pearson 女士**的发言是客观的，她应同时介绍西撒哈拉和难民营的情况。如果情况真如她所描述的那样——大量资源无法到达营中难民(那些她拒绝给予难民地位的人)手中，营中有恐怖主义分子——他问，鉴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其他一些机构在那里进行工作，她是否在指责定期访问该领土和难民营的难民署或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他希望她澄清她的发言与现实情况之间的矛盾。
15. **Pearson 女士**(保护未来组织)说，她只是概述委员会已经听过的个人陈述。她要问，为什么不让学生在难民营进行普查，为什么阿尔及利亚代表这样强烈反对她的发言，她不懂这会使他的国家失去什么。
16. **Bessedik 先生**(阿尔及利亚)说，他的问题没有得到明确回答，他不确定请愿人是来提供信息还是来向委员会成员提问题。
17. **Pearson 女士**(保护未来组织)说，或许他误解了问题。她再次问，为什么没有在难民营进行人口普查。她所说的信息都是公开的，其中包括安全理事会自己的报告。
18. **Eads 女士**(国会山祈祷伙伴)说，虽然她从未访问过阿尔及利亚廷杜夫难民营，她已着手从事撒哈拉难民的事业，并与那些力求使撒哈拉人民返回家园的人密切合作。她访问了美国国会议员、大使和主要领导人，敦促他们积极为那些无法为自己说话的人发言。这不仅是撒哈拉人民而且是整个世界深感关切的问题。

题。她赞扬联合国为结束家庭和儿童分离所做的一切工作。然而，在西撒哈拉举行全民投票时谁可投票的问题陷入僵局，本组织基于许多原因认为全民投票是不可能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营地人口普查从未获得允许。联合国在决定谁可以投票的问题上不能超越人民的意愿。联合国必须考虑摩洛哥提出的自治计划，因为安全理事会已将这项计划描述为可靠、认真和可信的解决西撒哈拉问题的选项。

19. **Sams 先生**(安提阿社区教会)说，联合国已经认识到，如果争端双方不能自愿合作，不愿意就一些有关问题妥协，计划的全民投票永不可能在西撒哈拉举行。最弱势的是生活在阿尔及利亚廷杜夫营中的撒哈拉儿童。委员会必须考虑年轻难民的困境，他们没有机会获得良好教育和在未来获得能养活自己及其家人的工作。联合国长久以来一直呼吁就西撒哈拉问题达成公正、持久和彼此能够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并多年来一直为此努力。现在，联合国必须把目光放到另一个选项，即摩洛哥为结束廷杜夫营中难民苦难而提出的自治计划，秘书长的两个前个人特使和特别代表都认为该计划是可行的，安全理事会也支持该计划。

20. **Björnsson 先生**以个人身份发言说，在从大西洋起到索马里止的萨赫勒地区，安全无保障的威胁日益增加，高度需要更广泛的国际行动来帮助虚弱的各国政府控制难熬的贫穷。萨赫勒地区已经成为伊斯兰恐怖集团以及人、枪和毒品贩运者的安全地，这显然威胁到国际和区域安保。从事跨界恐怖主义和贩运活动的有组织犯罪集团还试图利用廷杜夫营的偏远位置，在该处积极进行招募。据媒体报道，在波利萨里奥阵线人控制的难民营，激进化的危险日益增加。例如，在三分之二的马里，暴力和不稳定局势惊人增长的背后是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这对该区域构成威胁。环境退化、干旱和运作不良的市场造成的食物和营养危机使该区域的人口极为脆弱。最近也发生难民大规模流到邻国的情况。

21. 联合国应将重点放在发展马格里布和萨赫勒地区所有国家间的区域合作。在这方面，摩洛哥是北非

和萨赫勒地区最稳固和稳定的国家。该国最近采取了一些重要的双边、次区域和区域举措来解决萨赫勒地区面临的挑战。现在是时候消除所有障碍，在萨赫勒和马格里布国家之间建立合作与协调关系，并支持摩洛哥作为一个积极、可信的和坚定的和平与稳定行为者，一个打击恐怖主义的关键合作伙伴。

22. 也应支持摩洛哥进行值得称道的国内改革和人权加强行动。国际社会应当努力维护摩洛哥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特别是在其关于让撒哈拉人民在摩洛哥境内实行自治的提议的框架内实现政治，公正和可接受的撒哈拉区域冲突解决办法。

23. **Diarra 先生**(马里)说，他感到遗憾的是，主席允许请愿人提及他的国家，一个与所讨论的议题绝无关系的国家。他要请愿人撤回其关于马里的发言，因为他的国家不在议程上。

24. 主席提醒各位发言者将发言限于正在审议的议程项目。

25. **Eddarhem 女士**(摩洛哥议会的撒哈拉议员)说，最近在 2015 年 9 月举行的摩洛哥选举中，撒哈拉各省投票人的百分比高于整个国家。这是波利萨里奥阵线和阿尔及利亚军方的一次失败，两者都密谋防止撒哈拉人投票，要求抵制投票，并鼓励所谓的“非暴力抗争。”这些努力的失败清楚表明撒哈拉人希望成为摩洛哥民主制度的一部分。许多妇女投票，而且许多妇女候选人因为摩洛哥新宪法规定的积极区别待遇而当选。新的权力下放和摩洛哥政治制度的区域化将使南部省份在决定自己的未来——包括执行自治提案——方面有更大的发言权。

26. **Lippiatt 先生**(WE 国际组织)说，作为一个长期关注西撒哈拉局势的人，他与美国国会代表团和各非政府组织去过廷杜夫难民营 6 次以上。撒哈拉人不是恐怖分子；他们希望领土争端得到和平解决，使其能够返回家园，他们需要获得保护，以免其人权受到摩洛哥政府的蓄意侵犯。若干国际组织和 70 多个主权国家承认撒哈拉人的自决权，撒哈拉人期待联合国的帮

助。委员会和国际社会必须力求让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西撒特派团)获得人权监测任务,并安排举行承诺已久的自决公投。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指出,由特派团进行不带偏见的人权监测将遏制滥用权力行为和促进问责制。此外,波利萨里奥阵线将欢迎将监测扩大到难民营。

27. 摩洛哥,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须根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及其已批准的许多国际人权条约承担若干义务。摩洛哥政府显然不认为其受这些义务的约束。摩洛哥宣称其相信人权,但否认撒哈拉人民的权利。国家人权理事会的设立是一场闹剧。摩洛哥人权机制不是独立的,是很不公正的,而且没有对撒哈拉人起作用。此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所进行的访问已经证明是严重不足的,因为其既不全面也不持续,最近人权观察组织根据 2014 年的事件提出的报告指出,摩洛哥当局只要认为任何公共集会不利于其有争议的统治,都会加以禁止,派大量警力进行监视,以及不准人前往示威地点。撒哈拉人经常在监狱内和在秘密拘留中心受到酷刑,得不到就业机会和教育,并被阻止过其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2014 年 11 月 6 日,摩洛哥国王发表讲话,公然拒绝将西撒特派团的任务扩大到包括监督人权状况,从而使侵犯人权和镇压自决愿望的做法得到皇家核可。西撒特派团一直是一个沉默或无动于衷的见证人。国际社会有责任维护对国际法的尊重和维护联合国的非殖民化进程。

28. **Daoudi 女士**(撒哈拉媒体中心)说,她跋涉数千公里来到联合国为其家人请愿,但却被告知,基于程序问题,她不可提及家人所在的地点,因为不在委员会任务范围内 17 个非自治领土名单上。作为撒哈拉人,她只被允许提及西撒哈拉,她希望这只是她的一项误解。不幸的是,像所有撒哈拉家庭一样,她一半的家人仍被拘押在区域之外的某个地方。这某个地方不在另一星球,而是在阿尔及利亚领土上一块被称为廷杜夫营的土地。令她难以置信的是她想到,如果她不提她家人所在的地方她就无法要求委员会提供援助。

29. 有人正在努力将撒哈拉区域问题说成是简单的领土主权争端问题,而无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及最大的受害者——人民。秘书长及其特使和代表的报告和安理会所有有关决议都说廷杜夫营是问题的基本部分。此外,西撒特派团两个主要办事处中有一个设在该营地。她不怕响亮和清楚地说出来,任何人企图打断她的发言将使她更有理由说出她的愤怒。

30. **Bessedik 先生**(阿尔及利亚)就程序问题发言说,联合国的规定是明确的,请愿人以这种方式在会议室针对一个会员国是无法容忍的。他请主席要她遵守规矩。

31. **Daoudi 女士**(撒哈拉媒体中心)问主席能否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告诉她,她应用什么措辞。她来的目的是捍卫一个崇高事业,不能不让她发言。她没有说什么不尊重他的地位或他的国家的话,希望能让她继续说话。正如她无法在不谈营地的情况下谈她的家人一样,她无法在不强调阿尔及利亚在长期延续撒哈拉人家庭的悲剧和苦难方面确定负有责任的情况下谈撒哈拉区域问题。

31. **Lenz 女士**(毋忘国际组织)说,与在座的许多人不一样,她花了很多时间住在撒哈拉人在撒哈拉沙漠的家,她不是来谈政治或统计数字,而是来谈人民现实的日常情况。她讲一个撒哈拉女孩拉莉亚的故事,拉莉亚出生时患有哮喘和严重皮肤病,非常不像她自己健康的同龄美国孙子。已经很脆弱的拉莉亚由于缺乏医疗照顾而在一次哮喘发作时死亡。这种情况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撒哈拉人不应成为争权夺利的掠夺性政治游戏中一个卒子,这种游戏所牺牲的是遵循规矩和挣扎抓住脆弱和平的人。太多家庭、太多拉莉亚在国家和有权力者的权谋下付出可怕代价。

32. 委员会和安全理事会年年重申各处的撒哈拉人有就自决进行全民投票的权利。她敦促本组织定下全民投票的日期;就摩洛哥掠夺西撒哈拉的自然资源问题采取行动,因为按照《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这些资源属于撒哈拉人民;就西撒哈拉所有具有声誉的非政府组织所报道的侵犯人权行为采取行动。她还

要求将分割该领土的“耻辱墙”拆除。她呼吁结束政治游戏。

33. **Pfoestl 女士**,作为一家意大利大学比较宪法学教授,以个人身份发言说,自摩洛哥与波利萨里奥阵线爆发敌对行动以来,作为后者的重要外交、军事和财政支持者,阿尔及利亚成为该冲突中最重要的行为之一。很清楚的是,没有阿尔及利亚的直接参与冲突就不会存在。鉴于在殖民时期后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之间出现的紧张局势,以及阿尔及利亚有通过掌握领土支配权成为区域领导的新愿望,将撒哈拉从而将大西洋海岸纳入新生国家就成为一项主要目标。阿尔及利亚政府看到可利用波利萨里奥阵线作为制衡摩洛哥和可能扭转区域力量平衡的一种合法手段。

34. **Bessedik 先生**(阿尔及利亚)就程序问题发言说,发言与审议中的议程项目西撒哈拉问题无关,请主席提醒申诉人,必须遵守委员会的规则。

35. **拉塞勒先生**(摩洛哥)也就程序问题发言说,正如其从本届会议开始以来所采取的做法一样,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又一次强制委员会按其意志行事。阿尔及利亚应该知道,听取请愿人的申诉是委员会的工作,这将使委员会能够更好地了解其任务范围内各领土的情况。审议中的议程项目涉及各领土和人民,在这方面,委员会不能忽视在廷杜夫的人口。秘书长的报告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都提到廷杜夫营,如有人要求他作出具体说明,他会作出说明。阿尔及利亚的态度证明其对撒哈拉地区目前的争端是有责任的,其企图不让申诉人说话的做法,有助于了解其为何拒绝让难民署对住在廷杜夫的人进行人口普查。

36. **Bessedik 先生**(阿尔及利亚)说,他就程序问题的发言还没有结束,他说,摩洛哥代表提到的问题不是这次会议的目的。由于阿尔及利亚是解决进程的正式观察员,他的代表团不反对在这方面作出的评论。然而,它不能容忍与会议议程不相关的评论,他要求发言者尊重议程。

37. **拉塞勒先生**(摩洛哥)说,虽然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可能想教训大家如何进行多边会议,但根据大会议事规则,就程序问题发言的问题应由主席决定。摩洛哥尊重言论自由,他的代表团因此不会降低身份去中断请愿人的发言,即使请愿人的讲话对摩洛哥不利。

38. **主席**提醒请愿人,应避免纠缠与议程项目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

39. **Pfoestl 女士**恢复发言说,根据其 25 年的宪法经验,在讨论一个项目时必须考虑到冲突中的所有行为者。很明显的是,一个由拉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的并且是友好的西撒哈国的诞生,符合阿尔及利亚的利益,并使均势天平向阿尔及利亚倾斜。阿尔及利亚改变其西撒哈拉政策的可能性很低;所有行政当局都继续支持波利萨里奥阵线,甚至培训其民兵以及放弃领土供重新定居和建立新国家之用。

40. **Haidara 先生**(摩洛哥撒哈拉之友世界联合会)说,历史表明,摩洛哥王国已尽一切努力解决这一持续太久的冲突,而这项冲突是帝国主义对摩洛哥南部省份的图谋推动的。自西班牙结束殖民统治以来,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必须指出,西撒哈拉一直是摩洛哥的一部分,由摩洛哥国王从过去维持到现在。关于领土完整问题,穆罕默德六世国王在最近的讲话中指出,摩洛哥已对其参考框架及其在国内和国际上处理摩洛哥撒哈拉问题的指导原则做了明确阐述,后来这个问题在联合国的发展,证明摩洛哥的立场是正确的,并显示摩洛哥是有诚意的。

41. 国王制订的高级区域化政策将加强地方发展、让人民参与决策和采取改善社会政治和经济福祉的措施。建设一个基于法治、个人和集体自由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民主社会,将为该区域的人口带来更美好未来的希望、停止分离和流亡并促进和解。在最近选举中,南部省份选民的高投票率证明撒哈拉人有兴趣支持国王采取对其有利的行动,并确认其完全致力于充分并入摩洛哥王国,从而捍卫国家的领土完整。他们了解,更多的权力下放将使其掌握权力的杠杆,使其能够参与关于国家机构的战略选择,使其与王国

所有地区享有同等的自决权。这不仅仅是一个机会，一系列旨在创造企业和就业的战略和财政方案将帮助促进和发展南方各省。

42. **Gil Garre 先生**(全球安保研究所)说,从安保角度看,西撒哈拉争端的唯一解决办法是摩洛哥关于高级区域化的提案,根据该提案,西撒哈拉将在该区域的唯一世俗国家——摩洛哥王国——内实行自治。波利萨里奥阵线是一个独裁运动,联合国接受该运动,试图将其视为撒哈拉人的唯一代表,好像他们是一个同质的整体,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运动的纽带下,而这个运动是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政治集团的背景下人为产生的。

43. 联合国只是维持现状而不考虑过去 50 年的事态发展,这种做法加剧了挫折感,这在很短期内可能导致这个已经接壤国际圣战恐怖主义滋生地的地区爆发暴力。本组织的行动——参加委员会的每个国家都对这些行动承担一定责任——正在为重新点燃冲突敞开大门,如不加以制止,将为地区和国际安全带来严重后果,迎来圣战恐怖主义。此种预测曾对下列国家做过:马里、利比亚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及经历过被错误命名的阿拉伯之春的几乎所有国家。恐怖主义在每一个冲突中出现,最近发生的涉及波利萨里奥阵线成员的事件证实恐怖主义也同样会发生在西撒哈拉。

44. 联合国如把重点放在就区域化的提议采取国际行动,就能防止国际恐怖主义在该区域扎根。这将使撒哈拉人能够在摩洛哥王国——一个致力于与欧洲联盟,特别是法国和西班牙,以及美国一起开展反恐斗争的稳定国家——内维护其文化表达形式、文化遗产和语言。在这方面,希望阿尔及利亚按照其自己人民的要求,也致力于区域稳定、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的和谐发展以及欧洲-马格里布区域的安保。

45. **Warburg 女士**(人人自由组织)说,在她于 2015 年初访问摩洛哥南部省份时,她感到惊讶的是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在基础设施和商业设施,包括在工业区和新港口设施方面有大量公共和私人投资。渔业和服

务业的扩大为数千名当地人提供了就业,社会经济条件得到改善。民间社会蓬勃发展,许多人权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包括摩洛哥政府的反对者和两个以前被禁的协会能够自由运作。此外,在高级区域化政策下,作为在南方建立自主的第一步,最近举行了地方和区域选举,有 80% 的人参与,年青人投票率特别高。当地撒哈拉人被选入接受当地问责的新区域委员会,有权管理、制定和实施自己的政策以及管理地方自然资源以造福撒哈拉人民。

46. 摩洛哥继续加强人权、经济、司法和社会改革,并与联合国机构充分合作。平民的审判只在民事法院进行。在阿尤恩和达赫拉的全国人权理事会地方办事处继续调查侵犯人权行为,继续其在监狱的工作,并继续援助弱势群体,这些工作得到秘书长赞扬。

47. 与此同时,40 年来成千上万的男、女、儿童得忍受廷杜夫营的恶劣条件以及贫穷、饥饿、疾病和残暴行为。基本人权,包括行动自由权和返回家园权被忽视。国际社会无数次要让其无限制地进出廷杜夫难民营和进行居民人口普查,这些要求被置之不理,这助长了波利萨里奥阵线和阿尔及利亚官员普遍地挪用人道主义援助。犯罪集团和恐怖主义集团大批出没以及各种形式贩运活动集中的廷杜夫地区,已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危险。一个撒哈拉人消息来源告诉一家意大利报纸说,博科哈拉姆在廷杜夫营招募战斗人员,并将绑架的约 100 名年轻妇女关押在那里。

48. 摩洛哥认真和可信的西撒哈拉自治计划,仍是解决冲突的最好办法。摩洛哥南部省份的乐观和活力与廷杜夫的情绪低落和绝望形成鲜明对比。人人自由组织要求采取坚决行动关闭该营地。

49. **Stame Cervone 女士**(国际妇女民主党)说,她再次在委员会呼吁国际社会终止在廷杜夫营的妇女和儿童苦难。

50. 主席要请愿人将发言限于正在审议的议程项目。

51. **Stame Cervone 女士**(国际妇女民主党)说,为了为这些营地的人谋求正义,她前往摩洛哥南部会见逃

到那里的人，大部分是妇女，她们经历了侵犯人权的行为，极端的生活条件和心理创伤，受到心理创伤的原因是其子女被解送到遥远国家，接受仇恨摩洛哥的洗脑。在无法维持生活尊严的沙漠地区，这些妇女，在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文书的情况下，每日经历各种恐怖情况，包括性虐待、强迫怀孕和甚至奴役。一些逃跑者，其中许多是有色人种妇女，诉说其如何任由其‘拥有者’摆布，这些拥有者可以将其卖给他人或在波利萨里奥阵线法官同意下强迫结婚。

52. 根据国家法律，摩洛哥南部省份妇女的权利得到保证和保护。她们在廷杜夫营的的姐妹呼吁国际社会迅速采取行动，制止那里的侵犯人权行为。联合国秘书长和所有国际组织必须进行干预，使被押在营中的妇女和无辜者能够摆脱波利萨里奥阵线在阿尔及利亚沙漠中强加在其身上的桎梏。

53. **Ayachi 先生**(阿尔及利亚声援撒哈拉人民全国委员会)说，他的组织非常关切的是，尽管有声望的多边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国际观察员作出许多合理的谴责和一再提出报告，摩洛哥继续在西撒哈拉——一个没有人授权让其管理的领土——侵犯人权。摩洛哥军队和当局每天蓄意威胁撒哈拉人民，其目的是恐吓他们和压制他们的声音，使他们不敢提出其有权享有自由和尊严的合法要求。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记录下每日发生的殴打、任意逮捕、酷刑、强迫失踪和法外处决。明确被确定为这些侵犯人权行为肇事者的摩洛哥，企图压制表达自由、拒绝让国际观察员进入、封锁媒体和继续在门背后从事侵犯人权行为。

54. 撒哈拉人在 1991 年签署停火协定时表示信任联合国，联合国制订了解决计划，规定在来年举行全民投票，并为此设立了西撒特派团。二十三年后，全民投票仍未举行，原因是摩洛哥当局的拖延战术、傲慢和顽固及其对国际社会的公然蔑视。

55. 现在是时候结束撒哈拉人的苦难。联合国必须实施其自己的非殖民化原则，履行其对撒哈拉人民的承诺。联合国必须扩大西撒特派团的任务，使其包括强

制实施人权，联合国必须依照有关决议和联合国的解决计划尽早举行全民投票。

56. **El Mokhtar El Kantaoui 先生**(摩洛哥达赫拉-黄金谷地大区发展协会)说，过去四十多年，廷杜夫营的居民，在温度高至 50°C 到低至 0°C 的恶劣气候下，一直住在帐篷里，如果这些人真是难民，为什么阿尔及利亚不允许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数、发放身份证和提供援助。显然东道国在虚报难民人数以便获得更多援助，使波利萨里奥阵线能够将其转用于自己的目的。阿尔及利亚当局还掩盖了营地居民的苦难和掩盖了一项事实，即当局偷偷从再往南的地区输入无证劳动力，从而剥夺了撒哈拉人的工作机会，这违反 1951 年难民地位公约第 17 至 19 条所载关于有酬就业的规定。东道国正在利用西撒哈拉，将其既作为商业资产又作为在政治上就摩洛哥领土完整问题攻击摩洛哥的一步棋，同时虚伪地说捍卫其所谓的“撒哈拉人民”。他呼吁委员会对阿尔及利亚当局施加更大压力，允许点算廷杜夫营的居民和分发难民证。

57. **Assor 先生**(萨里三信仰论坛)说，联合国再次忽视世界上被政治拘押最久的人：被波利萨里奥阵线禁闭在廷杜夫营的人。他想知道联合国对这种涉及酷刑和饥饿的情况保持沉默，是否表明其认可造成这一持久和可耻状况的个人享有有罪不罚的权利。根据营内不断流出的证据确凿的资料，居民的健康日益恶化，患病的人得不到基本治疗。由于人道主义援助被挪用，营养不良普遍存在。他的组织一次又一次谴责监押者及其赞助者为自身利益盗用国际援助，使其能够在被其监押的人饥饿的情况下享受盛宴。奴隶制也继续是被核可的做法。

58. 必须让这些在营中不幸被剥夺基本人权的人用脚投票，让他们返回欢迎他们的家园摩洛哥，与等待他们的家人团聚。联合国有关解决问题的钥匙，因此必须停止不作为，敞开大门，迎来正义和愿望，减轻成千上万人的苦难，结束非法和不道德的使家庭离散的做法。否则，在这方面所要付出无法估量的代价将是

使人处于脆弱状态和使人极端化，并将产生一种观感，就是在本组织保护人权不再享有过去的地位。

59. **Mahraoui 先生**(撒哈拉事务皇家咨询理事会)作为摩洛哥人以个人身份发言说，生活在廷杜夫营的撒哈拉人呼吁联合国提供帮助。在过去 40 年，自称撒哈拉人代表的波利萨里奥阵线武装分离主义集团拿走了营地居民的权利，规定和强加法律，操纵居民和使其遭受各种形式的暴力行为。撒哈拉人最基本的享有尊严生活、表达自由和行动自由的权利被践踏，无人得以幸免。随着贫穷和无保障情况的蔓延，营养不良影响到妇女、儿童和老年人，这主要是由于波利萨里奥阵线及其阿尔及利亚共犯挪用了国际援助，利用居民的贫穷营利。只需看看欧洲反诈骗局(反诈局)的最新报告就可了解挪用的规模。尽管安全理事会一再呼吁对营中人口进行普查和登记，阿尔及利亚政府拒绝这样做，从而使对援助的监测变得几乎不可能。他想知道既然在廷杜夫的人的数目和身份都不知道，在过去 40 年，这些既没有难民权利也没有难民身份的人怎可被视为难民。

60. **Bessedik 先生**(阿尔及利亚)就程序问题发言说，正在审议的议程项目涉及西撒哈拉，不涉及阿尔及利亚。不得以任何方式牵连阿尔及利亚政府。

61. 主席提醒请愿人将发言限于当前议程项目。

63. **Mahraoui 先生**(撒哈拉事务皇家咨询理事会)说，他代表撒哈拉人发言，任何人都无权规定其他人可以就其同胞的问题做些什么或说些什么。

64. **Bessedik 先生**(阿尔及利亚)说，根据委员会的授权，请愿人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选择讨论问题。请愿人必须尊重委员会的规则，将发言限制在当前议程项目范围内。

65. **Mahraoui 先生**(撒哈拉事务皇家咨询理事会)继续发言说，为了结束撒哈拉的冲突、随之而来的人类悲剧及其对整个地区所带来的风险，国际社会必须迫使阿尔及利亚政府授权波利萨里奥阵线认真参加关于双方都能接受的公正解决办法的谈判，而不是主张

就一个国际社会自 2003 年以来就因与选民名册有关的技术原因放弃的全民投票。

66. 大多数撒哈拉人，包括那些生活在阿尔及利亚廷杜夫营中的人，认为摩洛哥的自治提案是最现实和公平的解决办法。对撒哈拉人而言，这个政治提议兼顾了其自决和自治与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统一，这个提议必须作为谈判的基础，以打破目前僵局，找到解决冲突的决定性办法，使动荡的马格里布区域各国能够解决其所面临的所有区域问题。

67. **Bahajoub 女士**(家庭保护组织)说，进入欧洲的难民和生活在约旦和黎巴嫩营中的难民与被羁押在廷杜夫营中的西撒哈拉难民几乎没有共同点，后者没有旅行和迁移到其他国家的权利，尽管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到处旅行，鼓吹他们的事业和声称代表撒哈拉人民。

68. 逃离廷杜夫营的撒哈拉妇女报告了该处不人道的的生活条件。非法侵犯行动自由行为尤为明显：甚至在营内的内部行动亦需正式批准。一名从西班牙到廷杜夫访问的撒哈拉人的护照被没收，从而有效剥夺其返回的权利。在西撒特派团帮助下到西撒哈拉进行家庭团聚的人通常被迫留下一名家庭成员在营地作为人质，以确保其返回。逃离者还报告了广泛的性虐待：强迫甚至非常年轻的女孩结婚是常有的事，因为波利萨里奥阵线试图增加其控制的人口。在一个完全无言论自由的制度下，一些在廷杜夫的妇女甚至被奴役。相比之下，在摩洛哥有妇女组织捍卫妇女权利。

69. 由于没有对营地居民进行人口调查(安全理事会第 2218(2015)决议再次要求进行此种调查)，国际社会无法知道出生、早婚、残疾和死亡人数以及暴力行为的确切数字。难民署无法调查多少人有人道主义和保护需求，无法监测援助的分配情况，尽管在 2007 年粮食署和难民署派遣的联合评估团建议建立透明度更高、问责制更强的分配制度，在 2015 年欧洲反诈骗局(反诈局)报告在过去几十年，阿尔及利亚当局和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盗用了运送给撒哈拉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

70. 解决廷杜夫营居民问题的唯一可行办法是摩洛哥的自治计划，通过区域化该计划已开始成功地在国家本身采用。在整个王国，社会和经济稳定和进步是明显的。此外，摩洛哥正与国际伙伴合作防止和制止恐怖主义行为，因此为全国提供了安全保障。在营地情况则是，本来可以过上和平和富有成果生活的心怀不满的年轻人成为恐怖集团容易招募的对象。

71. **Walleska Krüger Alves da Costa 女士**，作为临床心理学家和一个犯罪和暴力问题研究组的协调员，以个人身份敦促国际社会进行干预，以停止被困在廷杜夫营的撒哈拉妇女的苦难。被培养为领导人的撒哈拉妇女，在波利萨里奥阵线机器所提供的意识形态培训下，被剥夺了其女性特征和身份，该阵线的目的是推销自己，将自己说成是一个使妇女在社会等级结构和营地组织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组织，并以此吸引国际非政府组织。妇女却同时遭受剥削性的人身暴力行为，包括性骚扰、强奸和奴役等等。

72. 迫害是几个妇女逃离营地的主要原因。事实上，最近一项心理领域的研究确认许多撒哈拉妇女遭受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由于不能自由表达意见而使其中许多人不去寻求精神健康协助。该研究显示，这些营地令人混淆的设计——被分裂成几个远远分开的由波利萨里奥阵线民兵单位巡逻的营地——造成大部分人产生空间感知障碍。

73. 如果不坚决支持摩洛哥的自治建议作为一种现实的解决西撒哈拉冲突的办法，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将无法按照国际法要求，帮助营中人民处理这种创伤和暴力行为，无法确保所有领土人民获得心理保障。

74. **El Ahmadi 先生**，作为在布支杜尔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以个人身份发言说，欧洲反诈骗局(反诈骗局)于2015年发布的报告——这是几个国际组织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有系统盗用廷杜夫营人道主义援助的报告中最近的一份——没有放过被指控将资金挪为己用的阿尔及利亚和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该报告详细介绍了阿尔及利亚红新月会和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如何从人道主义援助直接受益，在阿尔及利亚非法

对使用欧洲提供的专款购买的当地货物征收税款时，此种贪污达到顶峰。因此，欧洲的援助不仅被挪作他用，而且还进入阿尔及利亚国库。

75. **Bessedik 先生**(阿尔及利亚)就程序问题发言，他重申，在讨论一个与他的国家完全无关的议程项目时攻击阿尔及利亚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他请主席指示请愿人尊重议程。

76. **拉塞勒先生**(摩洛哥)说，阿尔及利亚代表再次试图采用他的政权对待廷杜夫难民的压制性做法。他建议让请愿人继续发言。

77. **主席**提醒请愿人将发言限于正在审议的问题。

78. **El Ahmadi 先生**继续发言说，在阿尔及利亚当局协助下，波利萨里奥阵线策划的欺骗行为包括一方面要求提供更多捐助，但一方面将盗走的援助存放在隐秘仓库、为无酬摩洛哥战俘进行的工程提出虚假发票，并高估廷杜夫营中难民人数。

79. 因此他欢迎欧洲议会在2015年4月29日通过的决议，其中要求欧洲委员会说明对欧洲反诈骗局报告的结论所采取的对策；指出在如此长时间内没有登记难民人口，这已构成其所称的难民署历史上一个不正常和独特的情况；敦促委员会确保反诈骗局报告中被指控的阿尔及利亚或撒哈拉个人不再能够接触欧洲联盟纳税人出资的援助。该决议还要求委员会进行重新评估，根据人民的实际需要调整联盟的援助，并确保难民的利益和需求不受到伤害，因为在任何可能的违规行为中难民是最易受到伤害。

80. 委员会也必须对严重侵犯廷杜夫营难民最基本人权的作出反应，迫使所谓的东道国阿尔及利亚履行其国际义务，从而停止援助物资遭到挪用的情况，并使难民署能够对难民进行登记，以便能够量化应给予的援助，并确保难民享有最起码的人类尊严。

81. **Baiba 女士**(妇女平等与发展论坛)说，她出生在廷杜夫营，但已与其家人移到在其摩洛哥祖国的阿尤恩。她利用摩洛哥政府在西占占领结束后提供的良好教育系统，成为工业工程师，并正在阿尤恩郊外一

家从事安装风力发电项目的清洁能源多国公司工作。然而，还有其他同龄撒哈拉人因为仍被困在廷杜夫营而无法为其区域的发展作出贡献，甚至有可能被波利萨里奥阵线洗脑成为自己祖国的敌人。

82. **Lamine 女士**(撒哈拉信息、调查和研究中心)说，请愿人总是抱着一线希望，出席第四委员会会议可能有助于解决撒哈拉地区问题，但每年带来更多苦涩的失望。遭受苦难的是成千上万仍困在阿尔及利亚廷杜夫营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这些人所处的条件在不断恶化。有些人——无论是想误导别人的人或是被误导的人——说，这些应归咎于摩洛哥。然而实际的情况是，自 1975 年收复撒哈拉地区以来，摩洛哥已花了数十亿美元使该地区适宜居住，以致该地区现在比一些北部地区还好。在撒哈拉地区出生和长大的她可以证明南方各省现在和平和幸福的状况。

83. 另一方面，廷杜夫营却在阿尔及利亚和波利萨里奥阵线任人唯亲和专制的双重桎梏下受苦受难。基本自由受到完全压制，远离媒体的探索性视线，奴役、恋童癖、任意拘留和绑架事件经常发生。唯一的法庭是军事法庭，让人们担心任何敢于批评过时的独裁统治的人会受到强迫失踪、酷刑或杀害。

84. 造成这种情况的是波利萨里奥阵线，这种说法没有错，但该阵线是在阿尔及利亚建立和经管的地区犯下这些罪行。因此，该国的国际责任是明确的。正如国际非政府组织和美国国务院一再重申，虽然管理难民营的是波利萨里奥阵线，但保护生活在其领土上所有人的权利是阿尔及利亚的责任。然而，一个甚至不尊重本国公民权利的国家会怎样对待外国人，这个问题还待观察。自 1992 年那里实施紧急状态以来警钟就敲响了。人权观察和大赦国际的报告详细说明在该处发生的若干违规行为，其中包括在 1990 年代发生的限制表达和集会自由，以及对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人有罪不罚。美国国务院的 2015 年“贩运人口报告”特别提到在阿尔及利亚发生的特别是对移民的人口贩运、强迫劳动和性贩运。

85. **Ramos 女士**(美洲法学家协会)说，她的协会认为西撒哈拉问题是一个非殖民化和非法占领问题。依照大会第 1514(XV)号决议规定，撒哈拉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摩洛哥对该领土的军事和行政占领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国际法院在 1975 年驳回了该国的主权主张是对此的确认。大会一直在谴责摩洛哥剥夺西撒哈拉的自然资源，联合国法律顾问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一封信(S/2002/161)强调了这一点；非洲联盟最近也发布了一项类似的法律意见。除了摩洛哥存在侵犯人权和镇压人民的情况以及摩洛哥监狱中的政治犯处于不人道的条件下(遭受酷刑和虐待)之外，16 多万名逃到廷杜夫营的撒哈拉难民处于严重的人道主义状况以及该领土磷酸盐和渔业资源在摩洛哥与其他国家和跨国公司达成的协定下遭到非法剥夺和开采的情况令人极为担忧，而所有这一切都源于殖民主义、占领和侵犯最基本的人权——自决权利。

86. 她的组织支持 1990 年联合国的解决计划，当事双方都同意该计划是就自决和非殖民化问题举行全民投票的框架。此外，西班牙可协助西撒哈拉的的非殖民化，因为美洲法学家协会认为西班牙是法律上的管理国。她的组织希望联合国和秘书长将采取行动，打破僵局和沉默之墙，执行有关决议，从而创造摩洛哥和西撒哈拉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和平与友爱共存的前景。

87. **Vidal 先生**，作为加那利岛记者和博士研究生，以个人身份发言说，在他 33 年注意撒哈拉区域事态发展的岁月中，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波利萨里奥阵线充斥着极权、专制和腐败的独裁结构。尽管在过去几年领导人调换了其位置和部门，使其看似民主，但实际上其制度是一个基于镇压、谴责和密切警戒的制度。利润和援助是按照亲密关系或部落联系在领导人及其亲近人员圈子中分发。其结果是，少数人生活奢华，而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中。此外，在波利萨里奥阵线民兵下，人民遭受心理上的恐怖主义和一再侵犯人权的伤害，包括将儿童与家人分离，以向其灌输虚幻的撒哈拉人身份；

88. 曾访问过难民营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各种报告谴责此种独裁政策，这些组织有时会因提出批评而被驱逐。此种无法持续的局势可能随时导致崩溃，危及成千上万被困在难民营中无保障和贫穷的撒哈拉人的生活和利益。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因此有道义和法律义务公开指出波利萨里奥阵线的独裁性质，并采取相应行动使处于危险的人获得自由。

89. **Pellegrin 女士**，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记者，以个人身份发言说，她深感关切的是，廷杜夫营不仅为周围地区而且为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危险。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在非洲是确实存在的，这体现在博科哈拉姆和青年党等团体。根据 2012 年美国非营利研究和分析组织 CNA 的一项战略研究，有证据表明，在伊斯兰马格里布的基地组织已渗透在廷杜夫的撒哈拉难民营，营中许多人已加入以马里为基地的恐怖团体。此外，最近大学间恐怖主义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报告表明，与 2013 年的前最高记录相比，该地区恐怖袭击的增加令人震惊。该报告列出许多扭转此局面的战术建议，其中一些建议是努力解决区域内冲突，例如西撒哈拉的争端和阿尔及利亚难民营中的难民问题，这些问题为极端分子提供了机会。

90. 世界显然没有注意到在西撒哈拉附近新出现的恐怖主义威胁，联合国也没有为寻找争端的解决办法采取紧急行动。她不愿看到邻国成为更多的恐怖统计数据的一部分，因此呼吁本组织为营地民众伸张正义。要做到这一点的唯一办法是实施摩洛哥的自治提案，这项提案提供了一个双赢解决办法，并可能停止该地区真正的极端主义和破坏威胁。

91. **Laghzal 先生**(摩洛哥国家人权委员会)以个人身份发言说，他曾是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成员，但经过许多反省后，放弃了分裂主义想法，他得出的结论是，和解是克服痛苦的过去的最佳途径。摩洛哥国王设立了平等与和解委员会，该委员会所基于的原则是赔偿受害者和过渡期正义。摩洛哥的自治建议在设有若干人权办事处的撒哈拉地区受到好评。撒哈拉民间社会也在监测人权状况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最近的选

举中，撒哈拉省居民的投票率高于摩洛哥作为一个整体，甚至支持分裂主义的团体都参加投票。他呼吁仍是波利萨里奥阵线成员的撒哈拉人同胞改变想法，建设性地参与自治提议。

92. **Rabbou 先生**，作为一家盐矿开采公司的副总裁，以个人身份发言说，自 1975 年以来，撒哈拉地区已完全改变，由于普遍贫穷和文盲，当时该地区的人类发展排名在全国是最低的。在教育、卫生、识字和使用基础设施方面，这些省份目前排名在全国前列。一个常见的误解这是一场争夺资源的战争；但这些省份的资源并不丰富，摩洛哥为发展各省而投入的资金大大高于其从自然资源开采所得。摩洛哥在国际渔业协定中的获益远远低于摩洛哥政府为在王国南部发展这一部门所拨出的资金。此外，与欧洲联盟签订的渔业合作伙伴协定是合法和充分遵守国际法的，其中载有利于当地民众并在总体上有利于所有摩洛哥人的具体规定。

93. 然而，最常见的误解是撒哈拉地区有丰富的磷酸盐矿。布卡拉磷酸盐矿约占国家磷酸盐销售总额的 6%，证实储量只占 1.6%。此外，为了维持那里的采矿作业而继续投资 20 多亿美元，导致超过 27 年的营业亏损。布卡拉矿——撒哈拉地区的最大私营雇主——的所有收入都用于重新投资，以维持该公司与改善雇员和地区的社会和经济情况。这就是为什么一半以上的雇员，包括 2001 年至 2011 年新雇用的人中 78% 的人来自该区域，公司大量投资于加强雇员的技能，并为其及其家人提供基本福利。摩洛哥已着手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发展方案以惠及撒哈拉地区各省。其目的是使这些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在 10 年内翻一番，特别是为青年和妇女创造超过 120 000 个就业机会和将失业减少一半。

94. **Dlimi 女士**(达赫拉人权协调会)说，有些请愿人要求将西撒特派团的任务扩大，使其也监测所谓的“摩洛哥当局在被占领的西撒哈拉侵犯人权的行”，这些人的讲话就如同一张损坏的唱片。他们似乎忘记，摩洛哥发出了长期有效的邀请，请人权理事

会派代表到摩洛哥，而阿尔及利亚则拒绝让任何人权组织踏足其土地，生怕他们会揭露该政权每日对其人民及对生活在廷杜夫营的撒哈拉人犯下的侵权行为。后者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监禁流行歌手 Najm Allal，其罪行只是在歌中表达民众对管理当局腐败行为的普遍不满。

95. **El Baihi 先生**(阿尤恩人类发展社会论坛)说，他希望提醒委员会注意，波利萨里奥阵线民兵和阿尔及利亚官员盗用为廷杜夫营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作为前波利萨里奥阵线官员，他曾亲自陪同由 20 辆运送人道主义援助卡车组成的车队通过奥兰港进入阿尔及利亚。只有 13 辆这些卡车实际到达廷杜夫。拥有这些卡车的人是阿尔及利亚政权的一名将军。

96. **Bessedik 先生**(阿尔及利亚)就程序问题发言说，他很遗憾的是，他不得不再提出程序问题，但眼下的问题是西撒哈拉，不是阿尔及利亚当局。申请人应不偏离目前的议程。他指出，如果要任何国家的名字拖进讨论，那就应当是占领国摩洛哥。

97. **拉塞勒先生**(摩洛哥)说，阿尔及利亚代表的态度显示他有东西要隐瞒。请愿人就廷杜夫营的人道主义援助遭到挪用问题作出的目击证人报告，与议程项目完全相关。他挑战阿尔及利亚代表，要他提出一份指出摩洛哥为占领国的联合国文件。

98. **主席**提醒所有发言者将其发言限制在议程项目内。

99. **El Baihi 先生**(阿尤恩人类发展社会论坛)继续发言说，有机会从侵吞人道主义援助获益是波利萨里奥阵线和阿尔及利亚都坚持使冲突持续下去的一个主要原因。

100. **Brahim-Bouneb 女士**(阿尔及利亚和西撒哈拉议会间友谊组)说，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谴责对撒哈拉人民犯下的罪行。撒哈拉人民一直在以和平方式争取拿回其土地及争取国际社会承认其困境，没有人能使他们不讲话。她访问了隔离撒哈拉人及其亲人的“耻辱墙”，并亲身体验了撒哈拉妇女为过独立和具有尊严的生活而进行的斗争。她呼吁联合国举行自决公投，并采取行动保护撒哈拉人民，使其人权免遭侵犯，其自然资源免遭掠夺。阿尔及利亚将遵循其支持被压迫人民的政策，不遗余力地寻求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保证撒哈拉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101. **Hassiba 女士**(阿尔及利亚声援撒哈拉人民全国委员会)，作为奥林匹克冠军，以个人身份发言说，她感到有义务向特别委员会说出西撒哈拉的真相。在她多次访问廷杜夫营期间，她看见儿童的眼睛天真地对未来充满希望。尽管营中生活困难，但难民决心在困难的情况下保持其独立性。西撒哈拉的其余部分在摩洛哥殖民统治下蒙受苦难。应举行全民投票，应让西撒哈拉人民决定自己的命运。

下午 1 时散会。